繹志

繹志卷六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

任賢篇第十三

聖王之有用舍所以變化人才不但澄清流品意在澄清則綜核之念多於愛養官常雖勵僥倖者亦叨竊其間意在愛養者長育之指既切名實之辨自著賢者無不遂之志不肖有改悔之益聖人甄陶天下使有成德由此道也用賢以興治也養賢以待用也非非篤好出于至誠詎未成而養之乎求木于山非終歲之條枚也取道於遠非免乳之駒犢也求士於國非邂逅之相從也卷曲之木加以檃括則中匠石之繩泛駕之馬閑以輿衞則堪六校之用跅弛之士養以道義則有君子之德先王謹異端之敎專其

業也禁奇淫之好一其心也厲廉恥之防厚其節也時勸戒之令宣其功也昔之人士所以多於後世者以其養之者素有此具也宣王思文武之德上天佑之爲生賢佐然則人才之生在乎人主加之意爾人主敬士之心達諸天人士雖不盡用而可敬者必多人主愛士之心達諸天人士雖不盡用而可愛者必多摧而放之或慢易焉猜疑焉摧折焉其時山川所產二氣所毓亦必以庸才應之以供其慢易猜疑摧折之具所以戰國之末士所操持旣不足當聖主之用君之用賢亦大異乎先王之心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不完是以人才日下而不振也傳曰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堙不育不其然乎人主所據以進退天下士者舉朝淸議也吏

部資序也淸議者黜陟之本資序者除授之次盡取淸議士大夫之間更相援引更相排擊朋黨之風成於歲月固不可也盡按資序則隨牒與銳進不同好也鑿坯與卯角不同行也志伊與微管不同心也亦不可也故淸議資序不盡可據要在人主善操之延訪公議於資序相近之中謹持獨斷於公議不爽之後庶乎持淸議者不爲怨仇所中循資序者不爲庸流所竊也從來流品難淸其說有二附要津者則曰唐以明揚周以推讓專任銓軸何異聖書況耳目有限未易周知色狀故存竟爲文具其說急欲得天下奇士而循牒推移恐售庸賈怠循職分者則曰虞咨百揆宰統百官輒假推轂徒增壟斷況識面呈身埶難特立養交曲譽情易阿私其說重歷官資序而驟遷亟用恐

奔競多矣此今昔所共疑也夫天下之才不甚難知也人主不能盡擇天下宜擇大吏任之范仲淹曰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者可備輔相精于經術通聖人之指者可備顧問正色敢言有端士之操者可備諫諍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者可備將帥唐虞建官內則百揆四岳外則州牧侯伯四海之大不必建官百人遂可爲治固知惟百揆大吏也文王之詩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此亦言大吏也觀人之德量觀之以禮安禮之節達禮之意斯脩士已求人之才智試之以事識足應變知可與權斯通才已安燕而志不惰獄必不爲寵利所惑險阻而神不陵遽必不爲死生所撼覲見之日人人別進不過賜數刻之對加以密意誘諭使言而性情所以學問

所得才識所優志趨所向皆可知矣大吏簡在帝心參佐得自辟召此任人之法也有賢不能無姧猶有陽不能無陰有晝不能無夜有劾不能無舉猶東西相對不可相遺左右相須不可相貸也聖賢爲治有以舉佐劾者有以劾佐舉者有舉劾並用不偏廢者舜有天下舉皐陶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此以舉佐劾者也孔子用于魯七日而行兩觀之誅此以劾佐舉者也臧文仲教事君之禮有禮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此舉劾並用不偏廢者也有舉無劾有劾無舉其道爲偏勝車偏勝則覆舟偏勝則膠衡偏勝則墜體偏勝則枯聖王之治未有偏勝者也患其難精遂罷止薦舉獨存參劾夫薦舉固有私矣參劾豈無私乎以爲通請求也前乎

此者有謝薦之金錢後乎此者有免參之輸納希榮不如畏禍其請求孰多而孰少也以爲植權勢也謝恩私門者呴嘔相引固若子若弟以衞父兄漏網吞舟者成敗相依亦爲手爲足抵拜頭目以權埶論孰微而孰熾也人臣事君志在舉賢者不必有進賢之賞其心自樂於揚善志在鬻貨者不畏連坐之罰心常果於行私況乎中葉以後賂賄通行欲官者操斂財之權旣假以行賂之具欲賂者持官人之柄又開以鬻爵之門所謂欲壟者制地欲地者制壟地有盡而割無窮也天下之士莫不趨走掾曹各以所欲爲市浮競居前捷足爭先苟非盧毓許允末如之何謂可絕私門杜倖端不亦誣乎夫用賢則相援以道防姦則相馭以法法可爲治亦可爲亂今夫一市之中所操以持

平輕重多寡者衡量而已矣此衡量者莫非聖王之法而
市儈所以欺人豐取刻與卽此衡量也故持法不得其人
則以其法刻下還以其法罔上不待更操他術以刻下罔
上也秦人防姦之法可謂密矣何以指鹿爲馬之事偏在
秦廷蓋惟猜防愈嚴是以蒙蔽愈深蒙蔽之害甚于廢弛
廢弛雖多法度猶在一振舉焉卽可雷勵風行蒙蔽成蹊
法度已壞卽有雷風皆助爲姦之威耳夫立國者法也行
法者人也不爭一時之利而圖千載之安者聖人之良法
不計一身之榮而圖四海之治者天下之良士鴻鵠惜其
羽翼所以濟摩空之志也船人護其維楫所以禦陽侯之
波也執刑辟以馭下則士之好禮者不至不以古道相求
則士之古處者不榮祿矣必也得賢士任之寬以文法

能盡其舉措之職則無弊之道也天之生賢不獨給人主
之用亦以大慰天下之心使天地不至虛生則人主亦不
憂足用周之季世大夫能以刑政治其邑淫奔之俗畏而
歌之大車之詩至今稱焉凡聖賢愚不肖皆在天地之間
特有顯見伏藏之異聖帝明王能使聖賢顯著愚不肖伏
藏所以大治中君庸相使聖賢伏藏愚不肖顯揚所以基
亂舜舉十六族而天下治當時在位之賢必不止十六族
也殷紂之時箕子比干身死亾而道不用當時不得志而
死者亦必不止箕子比干也非天地生才有所不足其用
之者異也賢主用人取所長而略所短則天下無棄人以
小賢佐大賢不以大賢佐小賢則天下之士皆勝任衆人
各具一才者分任以事奏功則同一事必集衆才者各盡

所長成事若一取之不限以數用之不違其時使天下之士輻湊闕下不厭其多不宜幷兼位署搨減廩餼以爲汰去冗食也三年報政再書上考於輯瑞之日舉諸州縣之中擢居青瑣丹陛之側使遠方小吏隱然具鳳池之望席珍自許不以脂澤薦嘉璧不宜循牒推遷僅然後得久挫刀筆之吏又老郎署之間也及瓜而代必信其期員缺不足則致政而待命不可久據所部煬竈居前使在後之人悵望遠矣莫能進也人才本不多而立法以裁其多任使不求其當而立法以責其未當嚴于公選之途寬于私門之市或以容悅或以恩倖或以巧僞或以貨利人人各遂其欲得之願其不及此者莫不有公事之責私請之困蜚語之訹傾陷之惆比黨之疑摘抉之愆黜闇之中通衢之

榜甚且有狙擊之傷漢成帝寧輯檻而不用朱雲魯宣公寧藏罟而不能寘里革於側甚矣用賢之難也故曰聆德前世清觀在下鑑莫近於斯矣人君之道莫大乎任相君能任相則事簡神清以其餘力潛心先王之訓而德益懋矣夫所云賢相者具天地之德存天地之心其爲人也朝端之士容貌詞氣議論文章莫不有益於世爲人上者或因弼違補闕而眷顧已重或見其朴直忠懇而相得益深或始進甚難久則如鳴鶴之和皆以物色於平日決用于臨軒方其未得也若參以近習一言其人必爲近習用矣參以宮闈一言其人必爲宮闈用矣既得之矣優以虛禮不推以至誠問其職則坐而論道問其情則趨走之勤防細誤之失校文案之疎虞衆議之奪憂羣小之慍憚危

機之蹶使左右小臣自旌爲可任驅策而宰相之勢輕左右之執重矣患其執重又察公論於外庭夫外庭之論豈能越左右而至前就使一至甘苦又不相入惟進孰侵潤則入之名爲以外庭制左右實則以左右道外庭耳於是重者彌重輕者亦借力于重豈止尙書之平操于百石之吏哉自古在昔宰相不賢而亂天下者有矣未有政不關宰相而天下治者也古執政之臣有參任者有專任者虞之百揆一人而總百僚之事周之二公分陝而居一相處乎內雖有三公之名皆專任也漢武帝惡公孫賀乘高勢而爲邪下詔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參任之端已萌芽于此時其後肅宗懲林甫之專遂命宰相分日直事陸贄爲相一時四公旬以一人秉筆趙普恩替

始詔兩參政更番知印押班而參任之法成矣蓋嘗論之專任可立功其弊也大臣太重而有竊位固重之患參任可防姦其弊也大臣太輕而有數危易動之憂且也同居政事之堂有並峙之勢權重者方且徇衆人之欲以樹私權輕者常欲合天下之爭以徼重如此則政令偏私者多矣不幸一奸當道朝臣靡然應之發言盈庭無敢執其咎雖有參酌之名其實幷爲一喙稍有異同卽時斥去不得在密勿然則參任之法適足撓賢于防奸無與漢之賢宰率多成功宋之賢宰率多撓敗尤較著者也古者建官有分職有聯事有副貳有僚屬蓋彼此相維所以抑偏重也故古有聯事而無參任今欲防專任之私卽當重聯事之典請言其效朱虛侯旣殺呂產謁者持節勞之章欲奪節

謁者不與章不能奪也昭帝時殿中夜驚霍光謂符璽郎
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二小臣不失守器雖曰
將相倉皇尚不能奪何變之敢圖夫以一相總其成六卿
分職治之是六人參任也主斷者期于兼資分職者各求
自盡和衷共濟不謂臂之使指論難違覆豈云意輕丞相
夫何權重足虞乎故曰省官不如清人仕之途參任不如
重聯事之義任使之良法也任人之法不可舍德而先才
有才者必至于貪不可舍行而信言能言者必至于誕雖
有千里之馬而不服銜勒猶無用也雖有才智之士不重
道義猶無能也謀私而不謀公奉身而不奉上念子孫而
不念民庶此偏才小智之所患也王孫圉言寶賢是矣然
以聖能制義賢能舉典與金玉珠龜並稱猶未知尊賢也

齊宣王言實臣是矣所言闢地守境折衝御寇不及謀謨廟堂論道宏化猶未知取賢也漢武鄙夷中才欲得跅弛之士立非常之功故得之則爲張騫堂邑失之則爲主父偃江充由其所好偏駁不可訓也古之賢君必求耆耇而敬任之選馮翼孝德之士與共游處則無此過矣夫舉賢之事有甚難者士之受舉於人亦有甚難者倘人主不相信見爲有私而後舉之功名之士寧避植私之名不辭薇賢之愧故功名之士不復舉賢矣人主不相信見爲有求而後得之耿介之士貧賤何所不安乞槳何以自立故耿介之士不肯受人舉矣此之不舉彼之不受賢者何由至故用人有法以義致之不以利致之以義用之不以利用之以義致之者習以千載之道課以千秋之業不以功利

誇詐喪其本質以義用之者尊貴焉以道德器使焉以才能不取便辟巧媚道腴遂非而舍所學也必安貧者然後予以可富之資必安賤者然後授以可貴之符以其廉恥故可處貴節嗜欲故可處富也蓋以撟人情所私使必出于至公至公而後可任天下事也論事之人即任事之人故有一定之成敗即有一定之是非國是既正事功因之以奏若論事任事各爲一人操議論者無所責成守其偏見多所陳說以亂滿朝之聽任職事者掊事理機宜奉他人成規張弛緩急悉爲牽制以能言之口掣任事之肘非人主之利也賢者有難進有難合兼此二難故長爲農夫以沒世人主有難遇有難孚兼此二難常怵乎不安豚豚乎病其難畜也且人才盛衰在氣氣振雖少亦盛氣索

雖多亦衰一代之初人才豈必加衆常覺不可勝用者氣盛故也一代將衰人才豈必加少常覺不足于用者氣衰故也氣也者人主大臣之所養也其摧折也人主大臣之所傷也下之事上常苦不行所學上之于下常苦不從所好一堂之上常有萬里之遥其氣曷由盛乎杜恕曰以爲天下之選而不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然既授以官矣亦不可謂能官人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用人不以有德相求待用者亦不以有德自處武斷嚴酷便辟側媚傾險漢陷黷貨斂怨者皆用之稽古樂道公直豈弟者不用也至于綱紀盡蕩帝命不固歎瞻烏者不知誰屋問鼎者雖重亦輕不亦危乎君之用賢不可一法求也賢之生世道隆則人

逸故動默由己得以遐棲時屯則情危故乘絕盛槖以拯險隘無論在朝在野皆當留心世道非曰高蹈遠引遂可頹然自放者故蠱之上九置身事外食其潔不改其操雖無匪躬之勞綽有訓俗之益周公繫易以爲亦斡蠱之助也後世銓除無法或以人衆多官或以官寡棄賢胡不開山林一途以處恬澹之士得以予告而歸投劾而去庶幾卷舒義明而銓選之途亦不憂其壅滯此用賢之一道也武王養育人才遺數世之用由其中心安仁故所發者深而爲謀遠故人主用世臣亦自有法天下之大悉用蕭曹故人使有定之人居必得之官前此之舊恩植權之柄也後此之加授採柄之資也不過十餘年人情營私雜然並出又使其子弟爲卿甚有錄父使子者有代父從政者樞

要盡滿童昏競進春秋世卿所由來也任子之制與古之
世官相似先代立法以此處中才非以優大賢故常限其
所至姑使得世其家不與齊民同徭役亦不與俊選競賢
能宋祖宗之時大臣子弟不受內外華要之職則此義猶
在也亦用賢之一道也高歡知侯景必亂河南又知慕容
紹宗必能制之故歡秉政之時獨舍紹宗不用而遺其子
文宣用之蓋有才之臣必不彌縫宮闈二心儲副謟事寵
嬖若其身見庸于上而此三輩蓄憾於下一朝任閫外之
事其蓄憾者皆媒孽者也未及柄用使在旁在側若不知
有此人然後可藏器於身以待事會之至則無阻撓者矣
亦用賢一道也唐虞之時大臣授官莫不推讓後世庶官
初除亦通表上聞謂之謝章謝章之意非但自處不競亦

欲朝廷之上聞其人而籍之苟有銓補因節其人用之亦用賢一道也君子之心甚公天下之人無不可與同進是以必恕而常見人所長小人之心甚私天下之人莫不有防于我是以必刻而常見人所短故愛才者必惜其短知人者必盡其長小人之才亦有可用者因其偏長而小任之則不棄矣亦用賢一道也凡用賢者善儲蓄是一法如宋人所云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以江面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郡守爲閫帥之儲是也重氣節是一法如陳俊卿所云氣節者有小過亦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是也不枉其才是一法如宣帝知龔勝非撥煩吏故罷右扶風之命復還侍從是也不驟授大位是一法如韓琦言蘇軾遠大器要在朝廷培養

之使天下畏慕降伏其人亦老其才而大其施是也開貪犯自新是一法如張說范仲淹所請是也以小事觀大用是一法如郗超觀謝元以屐履當任知必克敵劉惔觀桓溫蒱博不必得則不爲知必取國也善用人者參以諸法天下無遺才矣

去邪篇第十四

君子小人之消長如人心之有善惡用物之有水火非能舉此以勝彼但能積此以化彼耳善之所以勝惡者非事事與惡爲敵而勝之也積道義嚴非辟使不善之端無由入則善常勝矣水之所以勝火者非與火爲搏而勝之也積水滿具綆缶火欲然而水已至斯不爲害矣君子所以勝小人者非以君子扼小人之吭而勝之也積衆正于朝

以禮義相師讓小人之技無所容其間則君子常勝矣善
惡相戰於中善常不勝惡火熾而求水水常不勝火小人
氣進而以君子去之君子常不勝小人此必然之理也解
之六三何以曰負且乘致寇至也蓋天下有難竊位者多
至於難解之時此屬已據上位若不知戒不復汰除則此
屬所行更足致禍亂是以知寇且至也故天下已定不可
不清入仕之途古有大患雖去而朝士之氣不甚振揚者
途徑未清後患又發若桓敬之武三思也夫大風之行毀
壞器物所在皆成蹊隧故詩以比貪人之敗類言必有所
壞如大風之有隧也小人所壞其禍不一凡天下之人心
人主之紀綱先王之道義聖賢之學術同列之功名皆其
所必壞也不獨壞其條目兼亦壞其根本雖小人之身已

去而所壞猶存不至土崩魚爛其禍未已兼以性情無常語言不信使正人不樂近則不肖之心生于中而不自知日積月累其智益工其心益肆瞯然不知仁義之途而任其荼毒無復疑畏雖其黨亦不能保其初終而欲除之以自免其人亦不自安夫肘腋而欲先之以祛患是以至於積釁而遞相隕喪匪直敗人亦復自敗其類如萬艮夫所云也凡小人始進其志未有卽爲惡者詩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在位者自興賢而來皆嘉卉也變爲殘賊則政教之衰也人主爲憸佞所誤其下猶有可冀也蘋冀一旦知其情狀則決去之矣無如鉗固旣堅使人主雖知其奸綢繆愛戀低徊而不忍決雖屈于正論而決去亦不甚力蓋其道諛薰染又有在巧言令色之外者

固非一法所能破也亦有治亂之幾所爭甚微適有小人處于其間用其私意微逞一時之志大壞天下之防此防一壞不可復揑雖其人自以身當其衝而束手莫救矣當幾之際盈庭方爭而似是兩可之言竊發其間似是則近於可行兩可則在事之人皆無忤是以言發而靡然從之者衆亦不暇深慮其究竟此其人但以先亂國是爲媒而投間抵隙不竊國柄不已當事之人不能隨才器使以要錐刀之勤而欲參用邪正以平傷心之恨會不旋踵而邪氣遂熾正氣益微傾圮潰裂而不可藥矣君子雖壁立萬仞濟爲小人所附託好惡取舍不免默相牽縻未必遂其百鍊之剛而毅然出羣疑之上以信厥志矣自古小人進用幾人以攻擊去位者哉皆奸詭既多彌縫不及而自敗

耳否則時局已更秉權者進代謝者退不可久留爾否則碩果將復剝廬不可逃爾以臣主之權竟不能斥一奸回而必俟其自敗然則郭父老之所陳齊桓公之所歎不亦多乎小人欲掎君子不必露攻擊之形以其身樹敵也借他人謠諑以搖撼之撼之不去又明示弃擭以迫蹙之節廉者必自好則以不潔之迹汙之愼重者必自疑則以疑似之端誣之如毒害不可妄加則以譴侮徵困之知謗訕不可相浼則以譽諛巧傷之知激之適成其名則故爲不校以潛滅之俯仰前卻之間莫不仇機毒矢以相激射是以帝舜之言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蓋一人變亂是非舉朝之士莫不震動故舜有四放之刑也漢元帝曰俗人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

以陷之朕迫于俗不得專心元帝知此猶聽利口以害師傅甚矣中才之君引咎尙易決斷甚難也大抵小人之于君子不必事事得志也但使出乎我而加乎彼者惡聲醜言散在人世口耳間不令一日間歇不令一處滲漏日積月累自爾網羅密而傾陷深必有一人焉援其說以相戕皆始禍者得志之日也豈必蔽公蹊直毀信廢忠在耳目之前使人得而指摘乎彼君子者何以禦之亦惟自脩而已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橫逆增加然後脩省畏懼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怨仇之益與師友等矣况天之所助順也人之所助信也此獲天人之助彼爲天人所惡夫先自敗矣焉能敗人此又理之必可恃者也爲人主者何可無法處此詩曰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又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二詩者人主聽讒之法具焉宋伊戾欲敗太子痤用牲于野加書徵之騁而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囚太子太子自殺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宋高宗初相李綱顏岐沮之猥云綱爲金人所惡不可大用高宗笑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也伊戾之事遲疑以臨之則敗宋公不察而遽怒非柔荅之旨也顏岐之事震怒以加之則懲高宗不怒而優容非巧言之義也是以不能勝讒也草野之士欲去大位之奸雖所持者正未有能勝者先事而隕者有之矣亦有操可爲之執剛忿見于面目機事不密使小人先發指畫未定此身已及者有之矣又有當搏擊之任指佞觸邪乃其職事然動於有

我之私而不能自克遂求萬全之策而當機不斷展轉顧慮旁皇自失終亦必敗者有之矣最可患者初與君子共事已而欲自專其功顧其旁有分功者反內自相疑疑生于內藩撤于外矣否則屈于公義而非其心之所安心戰於內迹亂于外矣古之君子往往欲去小人迄于不能勝反爲所傷大率由是夫亂人以僥幸爲利譬物之偏重必速離敗其理可克也耽於逸樂必不知戒伺其燕遊狎昵之頃而制其命其機可乘也其去之也無爲過激之論對仗而彈者實當其罪以服其心勿矜獨斷之智必求助于衆賢不必盡與密謀但使吾道既昌則彼氣必熸不求處乎權要之地以當衝激之怒優游事外視之以無能而天下大勢默操其鍵幸而機事可圖尚不妨陽與之合以入

其胸腹𤍠藉已成固已蹈踐其背掀翻其巢矣亦有中正坦夷不爲過峻之行而奸人之雄決去于談笑之間斥逐于指顧之際士大夫嘉其有識天下服其安靜機權尤不可及也其或小人之𤍠必不可過賢者處此不矜君子之名不與君子偕進介然以有用之身立于物表以防異日稍有變更扶持調護得以爲之道地不使身在事中莫能相救也及其末至激作舉紘綱而收羅之冀其扳援依附或爲吾用至于狂悖不返譬如驅猛獸者絕飛走之路不若開逸出之門彼得生路于望外或不至死于紘中若縱之使前御之無法德不足以懷來威不足以震懾信彼革面忘我城府不幸處近君之位受害尤烈其餘閒遠者亦皆惕然後出危然後安未可謂盡善也易曰大壯利貞大

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蓋君子持權小人失埶此極盛之時爲君子者必正道自處不以此之盛陵彼之衰然後保其常壯也元祐之事人主幼沖聖母臨朝執政之臣適得賢者以大壯之理論之宜乎非禮弗履自勝之謂强乃爾時士大夫莫不競起圖進人人皆有大用之心比黨之議遂發於同類使小人斥而數之曰是匿情求名者亦與我同行乎何所讓而不共逞焉是則衆君子者不能以正自處深有愧于大壯之理也謙之爲卦柔順爲外止足爲內柔順者不以纖介之忿而裂其背止足者不以纖微之利而動於欲柔順則喜怒有常止足則進退有命不可以吾道方否遂懷幸進之心不可以吾道方亨遂不爲艱難之慮草野之士未相聞者不憚勤于訪問朝端之

上好于我者苟有大過亦當決絕自受職居官以至燕游講習莫不交相勸勉從事敬慎勿使吾身有不直之譽勿使一人有內省之疚卽彼黨之中願求依附但不受其佞悅亦不過爲鄙棄以天命自度道義相接而藩籬已峻矣此皆柔順止足君子自處之道也

大臣篇第十五

人主撫有四海獨任一相故爲相者天下一身則不私其身天下一家則不私其家不私其身不私其家則不有其才能不有其才能則不有其埶位可知也不在羽翼朝廷潤色名教要以知大體無他技舉職業持紀綱斯稱其任也上順天子而致諸有道下順民生而使各足以明德格天地以勤勞奠四方以和敬迎治平以恭儉訓主德以謹

信倡後人以惇大開上意以忠厚革士風此之謂知大體
財以足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仕以驟進
爲恥其爲德也惟誠與一誠則能動物一則能成物也此
之謂無他技披四方之圖受天下之計條其綱紀而盈縮
焉齊其法度而整頓焉使民間清靜寧一雖在黼扆之側
如馳傳而周海內思患預防措社稷於無傾之地此之謂
舉職業言動嚬笑係天下輕重浮薄矯僞雖貴必黜忠勤
木訥雖賤必敬趨走容悅雖埶必折疏遠掩抑雖微必眘
不爲親屬求恩澤不以私意作輕重此之謂持紀綱而最
重者莫如輔養君德誦述祖宗格言善政動人主聽聽之
心所以養德也說命之憲天召公之敬德周公之陳稼穡
戒遊盤亦所以養德也然欲輔君德當先自植其德德也

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去欲必盡其力擇善必固其守學問有餘而器量宏深以至誠待人而宅心仁厚此德之本也貴寵盛而持以恭信愛篤而將以順委任專而守法彌謹絕嫌去疑而不敢忽深慮曲防而不敢疎勤勞儆恪而不敢怠應辯敏給不敢先人任重舉力不敢言功輔賢彌縫而藏諸用受職則盡其事失職則去其官顧望不賂營措不溢行義而過其君猶自抑損示不敢專也此德之用也嗟乎大位難居大任難勝大鈞難挈大柄難持必其能爲大賢而後天下歸德焉否則近于柔悅斯爲佞矣近于矯情斯爲僞矣近於不曠斯爲褊矣近于不達斯爲戾矣近于不讓斯爲愎矣近于不節斯爲僭矣近于不文斯爲鄙矣未有能中立者能中立者又未免持寵誤國之譏張

禹胡廣之刺也甚矣其難也彼佐天子治天下者其道有二以天下智能爲己智能也以天下安危爲己安危也知能之集在乎用賢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也君子疏而小人密無以爲養德之助也古大臣之好賢也車馬旌旄日陳於郊野求賢者而式閭焉爲之衣以宜之爲之室以居之爲之粲以授之其用賢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不遺微賤不薄新知咨諏訪問於雅素之中參伍較量於器使之日延見者熟則推擇必精貯蓄者豫則位署必當無營置從進使有歸戴之念則抗志勵行者無所嫌而不來無植黨怙權之私則愛憎取舍無所眩而不淸昔周公制禮作樂輔翼者衆也子產善爲詞命擇能而使也趙武絕其請屬至公之心也祁奚忌其黨仇忠益之廣也

彼數公者作人之志爲國之誠不容自已樂與同道卽樂與同事其天性然也其職分然也張九齡謂姚崇曰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彼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容媚賓客以取譽乃知大臣之門邪正皆在一失所比與小人作緣雖不爲大害然好惡用舍必有默受其牽持而不自知者此賢者所不免也况乎讒諂面諛以搖蕩耳目熒惑心志乎尤可慮者宰相每行一事必有數輩因緣依附以爲進身之資所以舉事不當衆所同憂相臣亦欲改過而此數輩挾持甚力至于牢不可破亦賢者所不免也又况導引假借冀其出力以搏擊異已乎然謝絶賓客有中心之誠有矯枉之跡古者宰相當國不禁賓游使賢者往往集焉蘧子訪申叔曹參舍蓋公宰

相之門安得如是之客數見不鮮者後世中才之相白麻未下門已扃鐍天下至理古今良法何由至于耳目之前乎且閉門謝客適足遠高士耳彼望影星奔藉響川騖者非扃門所能止也是以雖絕故舊之跡拒攝齊之賓而懸管排闥自有其人相業之陋往往由此必也見士於素不厭其多取士以器必適於用是謂以天下智能為己智能也安危之道在乎以天下為心大功大業不必吾身居之但付授得人指蹤有法猶在己也長于謀者不必居成事之功長于斷者不必矜始事之籌德同則心同心同則功同始不自始以善終為始終不自終以成始為終相異適以相濟也相繼適以相延也當危疑緩急之際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則人主不因喜怒遂成過舉矣天下利

病小臣不敢言者時爲陳說使人主知天下之患不盡小
臣所言則慮患之心常竊求言之志益切矣國有大難冒
死以衛社稷雖探虎穴入驪淵登子反之牀蹈葛羅之壘
猶不辭也則四郊多壘之日少矣愼選端人直士以爲給
事御史則謇諤之風不必以身親之而弼直有素矣以王
道致主而功之小者不以竟其局以天德律身而事之微
者不以動其心譬若星之拱極輻之支輪與其主相須爲
用而不可偏離矣若夫諫官者人主之耳目宰相之藥石
也彼方厲其風采此亦藉以闡過扶助翼道皆可相助爲
理必欲攻擊若水火去者不服留者不安積釁蓄憾兩敗
之道也奉臺諫風旨不可也避風旨之奉而折其角距可
乎爲宰相私人不可也畏私人之名而肆其攻詆可乎必

也臺諫不侵宰執之權宰執不塞臺諫之門合異同爲一
家節水火于一器然後忠于所事也此待臺諫之道也參
署之制自昔而已然矣雖周召之聖猶必同心輔政然後
鳴鳥聞於郊是以周公雖封少昊之墟命元子就國終其
身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召公欲去周公懇懇致其挽
留故杜鄴曰周召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已之尊等已之
親雖在階楹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亂固已遠矣後
世政府執陵罔不隙末拔劍以逐者惟恐不厲褰裳而去
者惟恐不速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步岳之壘將造航
海之裝所稱賢者處此亦未免恤已淡於恤物憂禍多于
憂邦所謂和衷者不過以酒解酲抱薪救火重情面而輕
國是何嘗思君臣之義顧置參之指乎周召而後武侯二

敎史稱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補益當世此待參署之道也天下之事皆相臣之事不如羣僚百司以職事爲官守也自顧其身爲百執事歟則當勤謹以受事計功而賦食功成歸諸其長不敢自專也自顧其身爲宰臣歟則當量度羣才詳觀衆志智足絶羣疑必求助天下以益其智力足戡重任必求助天下以益其能非我無以成而非我有成也任法以裁惡先爲法受惡也此待百司庶府之道也是謂以天下安危爲己安危也君臣之道德業相成得失相依臣之豈弟君之惠澤也臣之果毅君之折衝也臣之忠信君之端誠也臣之靖共君之敬畏也臣之勞勩君之憂勤也臣之抗直君之聽受也臣之寛大君之仁寛也臣之節儉君之損約也匪直歸美於君其相與爲一體然

也臣之朋比君之偏黨也臣之傾邪君之昏亂也臣之侈
汰君之縱态也臣之佞諛君之柔暗也臣之貪墨君之聚
斂也臣之讒譖君之狐疑也臣之掊克君之慘毒也匪直
歸惡於君亦相與爲一體然也觀秦醫之言君之疾必及
於臣迷復之義臣之凶必及於君故君德之盛者澤必及
臣臣罪之重者害亦累君也有霍光受遺負圖主雖窮兵
黷武後嗣不殆矣有諸葛亮鞠躬盡瘁主雖昏懦疆圉不
蹙矣有溫嶠陶侃以持軍旅主雖幼弱寇伏其誅矣有謝
安王坦之同心輔政主雖荒晏師徒不衄矣此數君者能
任人不疑小人亦不得間之故其功與明良等也其或嗜
欲衆多學問麗雜性情偏畸議論淺刻好陵人而上之好
以事自爲功行權多於守經名法之指先於道德以網羅

賢士爲名以搜索疵瑕爲察以左建外易爲忠有相才無相器若朿小木以爲柱若駑小犢以償轅而破車如此者雖不在奸慝之數然而主德由以怠棄國是由以紊亂民生由以窮困其患與大奸慝等也君子錄臣節而觀世變有以知此地之難居也古之相業多矣吾得三事焉魏相好觀故實及便宜章奏數條奏漢興以來國家行事及鼂賈董生所言請施行之韓琦刪略中書舊例俾之簡要綱目粲然使予檢閱封縢掌固不使胥吏高下眞德秀脩讀書記一編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有德秀之古法相之典故行以琦之條例可以相天下矣

名臣篇第十六

道德之於功名似有本末然而未嘗不一也功名之與富

貴不見異同然而不啻懸絕也志在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故巢高之抗行不屑堯禹志在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所以慕竹帛則不見筐篚懷匡定則不矜車徒也人臣事君有不易之道有臨事之宜何言乎不易也闕庭之禮不可不盡也致主之忠不可不竭也社稷大計不可不直陳也進必以道任職而後受官退必以義失職則求去恐後出位謀事臣之罪也先勞後祿仕之經也無善可名必致諸君無功可居有居功之心即鄙夫也薦賢而已不問黨與仇也去不肖而已不問親與疏也功成位高凡事益慎祿厚寵多每加必辭不自賢其所爲而視人皆不及不自尊其所處而視人皆卑以臣之信行君之義欲制義者不以二信令其臣欲行信者不受二命於其君權宜之

制施於君父則臣子大惡也此不易之道也何言乎制事也秉禮翼君足以折強大率衆討寇足以遏亂略國人望之猶望歲也四鄰畏之猶畏三軍也執君之法不避貴戚犯君之怒不敢逃死其職處近不逼其儕或一命而終身或一官而不易舍越禮之援求鳴鶴之應辭麴車之招畏友朋之謗從命非義也從而不諂斯義違命非逆也違而無上斯逆造膝禁庭之中承寵旃厦之上雖至親不見喜愠之色不但不言溫室之樹也陳說古今應答顧問皆非無稽妄撰剿說取給不但不諛魯壺之對也敷政於外不以武健讋遠人不以陵厲威僚屬不以金璧媚權要不以奇玩奉詔令不以柔巽養奸貪不計歲月而冀內遷也其處常也廉不言貧勤不言瘁忠不言己效功不言己能老

論著述以自志其所學以自觀其所行友天下士總以訪求時務知海內利病輕重緩急也其遇變也毀家以紓國難致死以折奸臣之萌雖自謂賁育卒不能奪忠誠動天地而不欲自白也若夫優游事外不受責于世內而匡扶之功更在社稷更有先幾之哲出人意表與賢同功不必同進與賢同志不必同行苟可以退不求進焉不並進故可相續而履道之常不遽進亦可持久而匡事之變同志如天地故有相助之益不同行如日月故無相及之災時易事異衆君子之執稍衰而吾晏然處乎其外扶持調護尙可用力若身在事中不能相救矣是君子之苦心妙用也所謂制事之宜也事君之道在乎無私不必觀其行事也威儀容止亦足以觀矣公爾忘私者從容自得營私

背公者怠遽陵亂詩曰委蛇委蛇自公退食居寵利而忘私者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居患難而忘私者也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此私之見于視聽者也將叛者其詞慙中心疑者其詞支誣善之人其詞游失其守者其詞屈此私之見于言語者也嘗觀人物之際矣陽在內者內明陽在外者外光陽在脊則脊强陽在腹則腹腴陽之所在人物之所用也故公則有用私則無用所貴君子者貴其有用也其賤小人者賤其無用也君子以道資身猶農夫之資耒耜商賈之資車航若持耒耜而適旃裘之鄉載車航而行萑苻之埜鮮不喪其所有窮困而返君子出處亦然以迓天休奠民生則爲得所資矣以植權埶通貨財則爲喪所資矣不知道不可行而隱忍求售知道不可行

而貶損從俗皆喪其所資者也明於守器謹于觀時擇所
宜而後居焉擇所合而後往焉肯以有用之資棄諸無用
哉志在行義不可違天下同然之心往欲立功不可反古
今經常之理雖有功也式于義而無取以此知義重于功
也雖行義也反於心而未安以此知心能制義也心能制
義雖不謀於時埶而是非之介不甚相遠時埶之爲見而
於義未安其不可行遠者滋多以此知義重於時埶也朝
有賢臣奸宄寢謀故淮南爲亂惟憚汲黯終周訪之世王
敦不敢爲逆此其人皆勝萬夫之勇以此知義重於三軍
也義之所在有當改易前事者非矯其失正以善承其志
不可憚目前之勞釀異日之患尤不可借紹述之名掣任
事之肘也義之所在有委曲相求者程子所云至誠以感

動盡力以扶持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即委曲之義也義在顯仁者仁爲法制以綱紀天下麗於正大以觀示天下先天下而經營以轉移天下後天下而受成以靖安天下義在藏用者斂其致主之資晦其成物之迹不見於語言文字不洩於子弟賓客疑然莫測其端焉義在共濟者加操楫櫂于波濤衆力並舉則舟行加疾若彼先此後此勤彼惰反牽持不進也義在獨任者如荷重負而行危橋中道欲息無可息也中道欲分無可分也顧其旁有相扶者則兩人俱墮矣有已事遄往即有量而後入有出疆載贄即有折肱不用先公後私以王事辭家事雖父母之親有時不遑將養金革之事釋衰絰而往從此已事遄往也有一事自守即生一事才智多一念模稜即滅

一念勤勉差以銖黍雖有拱璧之迎不易其操此量而後
入也身在下位不能有益天下得賢君而事之盡其才智
功業成而所益大上有知人之譽下無遺賢之嗟此出疆
載贄也知時不可為畏犧繡而憚刻鏤毀形滅性自處無
用僞瘖啞以卻聘鑿坏墉而謝客此折肱不用也又或守
其高節超然自放或道德既優甘心丘壑不犯人世之難
或量己知時適可卑微隱遠不以權勢隣危殆或賦性清
嚴疏食水飲織絇緯蕭以偏激自娛不履薰灼之地雖性
分所安各有不同要之不失其正皆可訓天下以寵利不
居悟人主以天位難諶其有益斯世與任事之臣同也恩
威由己非保家之策也貨財所聚非謀身之計也不可謂
智能取必於上必不安于不取也力能取勝于下必不安

于不勝也不可盡詆當世之法歷毀朝端之士稱引古人譏切時事也不可賦性乖戾與物暌絕徒知生事造端之爲害不察隨時變通之爲安有言及利病者一切報罷不以民情上聞也不可强直自遂使人不我與小則不聞其過大則衆鏑所射也鮑魚芳蘭入而自變素絲岐路往而不返不可因正人君子之難合遂舍不從而近從昵比之小人也不可依傍情緣倚藉名位失身于匪人以求片時之通達也君道施仁臣道執法故君有不戮之罪臣無不擊之邪懸不可表異同之迹開附會之路因而崇重所附之人使人不敢議而其身不道之事卽在不敢非議中也非禮枉道而得君者固有之矣非禮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不可人懷喣濡因而自謂盛業盛業在道之無弊

不在人懷惠也當死生之際以其身居所受之命此賢者之守也當擊奸之任以其身嬰權執之鋒此賢者之力也經世之學貧之以進既言於君以死守之而求其必踐此賢者之信也不以車服采章爲美以其身表儀朝宁潤色名教此賢者之文也正己之心謂之正正人之曲謂之直正己正人皆欲同歸於善此賢者之仁也中和成于平日寬猛不失臨事見財利無苟得居窮約無敗行此賢者之養也法所以尊朝廷杜亂階故執法之臣有尊主之功有彌亂之動不以私撓法不挾私憾而怨執法之人此賢者之公也知在物者有命在己者有義無望外之求無道外之得所爲之事無不可書于簡冊告于鬼神慊于夢寐既貴寵矣自處益恭既信任矣執事益慎既親近矣引嫌卻

避益虔不幸疏遠矣守一不貳謹其所職而不敢怠皇慶
豫之來處之以和拂逆之至居之以靜盛滿之際節之以
度名譽所集承之以謙在前者敬之而非諂附在後者愛
之而非樹植此賢者資以事君之器也有道德積中者有
才智積中者有學問積中者有誠慤積中者皆可任天下
之事成翼爲之功成謀定議使國家無頗僻之政輔相職
也弼違補闕使人主日聞其過諫諍職也折衝距難使邊
境晏安疆圉不蹙不造强兵之謀不啟戰伐之端愼封守
詰戎器將帥職也奉人主之命執圭而使於以踐脩舊好
要結外援忠信達國命卑讓盡臣禮行于境內宣上德而
達下情廣詢博訪每懷靡及者使臣職也布令承教使民
間生齒日繁賦役不擾有司職也不見匡扶之迹而各盡

其職者善之善者也弼違補闕而能改臣主之美也諫而不用致身而去不得已也遭讒見廢捫舌責躬闔門恐懼有可憐之色自免之道也古之君子所謂仕不得志者何其身勞而心苦也行荒遠之地臨罷敝之區歷歲時之久所職者勞勩之事非有宦遊足樂也所抱者憂危之心非有功名是望也歲月易邁少壯逝而衰老臻雖有驅馳之志而無其力猶復縶維於世不惟勢不能去抑亦義不可去以拂逆之極神智俱憊揆度事物皆失其則職事不舉數遭譴怒而他人之乘勢者不惟受其擯斥亦難堪其笑侮又有最甚者人生強壯則從王衰老則待養為夫衰老不能自養也故聖主推恩姑置從王之子使養父母於家生則家不從政沒則三年不呼其門事煩民散公家之務

日以不勝有權勢者居美官而無事無與援者鞠躬盡瘁不得休息至於老者失養少者興嗟秩滿求代輒歷寒暑磨勘守候動以歲年無論菽水之歡多不克遂倚門之望莫知所依至有聞喪而不得赴踰時而不克葬者皆一命所誤也不亦悲乎虞世基遣使王通勸之入仕通不應命歌小明以送之爲此故也朝士之表見者議論行事即天下之風氣是以道隆而隆道汙而汙氣和而和氣乖而乖何以言之豪傑之士蘊義甚高中人弗逮由是而之焉天下之勢常近于激夫天地之理盛夏五月南方之令乘權而一陰生於其中至剛之體以初生之柔制其亢然後盛而不激若衆君子之力聚諸一隅則所施專一無以妙其裁成激則竟激矣無能抑而止之矣其或一代之士雷同

相襲不以振迅拔起爲務天下之氣又苦于頹古聖作易坤之六二六五以正陰有位而毗陰之質不能相侵故其氣平而不頹若一君子之行舉以其蹈則截然易曉無以發其高致頹則竟頹矣無能振而起之矣古今事埶往往如此戰國之人苦于强大相陵弱小易斃故其情迫蹙而危掉如拯溺救焚不可須臾待也此時排難解紛者得其一言而喜揣摩敵情不出數語而中凡溫厚正大堅固長久之畫皆彼此乖暌不能相入蓋人情迫促故功名之路亦以迫促取之其勢然也桓靈之際道喪于上氣鬱於下不能道之使平則必激爲瑰奇爲怪怒此時功名之士皆具有不能和平之性而性情之不平者亦往往必躋于功名潔己穢世狂憤抵觸相望于朝端之上而草野無聞偏

至昂藏者更不知幾何人蓋氣化不平故功名之路亦以不平取之其孰然也唐中葉以後宋南渡之餘山川割據綱維分離所處者王氣將盡之地所値者天道架漏之時故功名之士鮮才全德備者非有餘于此即不足于彼是以立朝必敗壞魁柄經武必虧損封疆倘非荏苒自廢即其闒茸無爲彼高駢似道不過黃白之誕叟捕博之惡子而授以大任資其折衝厭難求諸帶礪永存蔡蓍不采不亦難乎此由運數缺陷故功名之路亦率缺陷者得之其孰然也夫氣運人情皆治化所爲也上所以化民者不出于道之一各隨情所好所好或正亦不足明道所好不正則必悖道矣下所以成俗者不出于道之一各因時所趨從其所趨必至流而不返矯其所趨必且激而過正二者

皆足以治亂故必一道同風而後人才始全治可長久也
自古有功之臣皆降身匿迹以避矜伐之名史稱鄧禹勳
成智懿靜其若愚是以功多而天下安之若夫矜氣未平
雖爵位推遷常不稱其意此人主所不快也又功結人主
無異懷參之家顧邈同列遂爲惡聲之梟此舉朝所不容
也若主若臣愛憎變於中則賢否移於外雖有大功不見
其有既不有其功又加以伐功之僭卻至所以兵在其頸
矣彼功成而無後患有二道焉其一存乎知足其一存乎
勇退爲人臣者當躍馬委贄之年思與其君共濟天下雖
欲辭之不可得也若夫功已成矣不可再益天地萬物孰
不在盈虛消息之中而況人生之才智乎自以爲才智未
艾尚可有爲不肯偃息求退一發不效喪前功而遺後累

馬伏波是也亦有處權埶之日乘乎至盛不留餘地以自安慮夫一朝謝事衆怨皆作因有當關待暴客荷戟禦猛獸之喻時異事易與其事者非心存鱗甲即恨起睚眦向之摩切他人者至此不身殉不已也李太尉是也人臣事君未有功可成而不求成身可安而不求安者至于一日者功不足庇其身身不能有其功則爲人所歎惜君子見幾而作常使身有餘于功功有裨於身勿使兩不相顧而爲人所惜也冒犯亦求退而君子弗予以其乘間要君非超然利祿之外其跡似高其情可鄙也彼蔡澤者傾危之士然而禍福之見甚明則造化之理在是所言亦合乎正道而于天人相感曾不誣也此人臣居功之道也天下情態萬狀而至善之極不可易故造次顛沛而善人之心亦

不易人君培植善人所以爲歲寒計也道不行而去去就明矣未必盡其心言不用而死其心盡矣未必益于君合衆智以爲謀衷古今而守正君雖不從徐而察之必以爲可雖不去可也以身繫社稷重輕天命去留臨危履險其君患難相依如左右手奸人雖欲害之然而社稷有靈此人必不可害雖不死亦可也蓋臨難而死未必有益天下立功而成則所益大矣如是則死不如生也以死成事其死愈重死而無成者次之以生成事生亦可重生而無成不足數矣如是則生難于死也一死足以扞社稷之難一不死足以釀無窮之禍君子必死之所謂殺身成仁也小人逃遁苟免於其問所謂以國予人也知生死皆無可爲而以死自安者又不與死而無成者同也龍逢比干是也

身爲宰輔義之所關已重又不可與生理較低昂也李固陳蕃是也國事之壞不由於我其義可不必俱死其身可不必久存大廈既傾無從更支雖有懷抱可不必求盡雖不以死著節其身可不必有用伯夷叔齊是也聖人慮患於豫救禍於微不使天下之事至于大壞忠臣死之而無益也若夫可以不死而以死死自詡聖人不取也子路是也不擇所爲而以死殉聖人亦不取也宗魯是也死生之義從委贄之日辨之則出處可決死生亦不苟矣晏子不死莊公之難左氏詳載其言與事所以發死難之義例也蓋政不及己可以不踐其難若枕尸而哭或觸杼怒卽不辭死矣大宮之盟或觸杼怒亦不辭死矣蓋不從死于莊公而非求不死于崔慶也天地正大之氣卽實理也忠臣當

死而死所以全其是也所以蹈其實也生乎所爲無一事
從乎實理當死生之際而語人曰我必死之此欺人者也
又或以責人曰爾必死之是自欺者也自古無放曠逸豫
之忠臣無露才揚己之忠臣內文明而外柔順不放逸也
艱貞以晦其明不表襮也內之明也足以遠禍機外之順
也足以平物情學問不足內何以明言行不孫外何以順
君子守道不二則內明外順具在是矣凡憂患至而溺晏
安者醉夢之流也即過于顧慮亦恐病其苦難因而營求
苟免耽一日之娛失終身之節謀一身之存敗萬古之防
亦聖人所不取必內明外順而後取焉明順之本要在無
欲無欲而後心有定慮體有常度也若甯俞槖饘之日陸
贄奉天之時季孫行父當大國之討王孫由于受怨人之

鋒此臣道之變君子所不顧也

惠東顧氏詩閒書屋栞行本

繹志卷十六終

繹志卷七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諫諍篇第十七

世之盛也人主過舉有限朝之秕政無多無俟乎煩言故亦不至瀆聽道之衰也穢德日滋敝政實繁言者遇事便發不計其多聽者積累增㦖必決其怒故亂世章奏比常較多人主覽之比常加怒若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臣言激切既非進諫之經人主優容尤出恒情之外千載一遇不可爲法其可法者臣懇款敷納主虛沖聽覽爾聽言之法宜識其情親狎之臣多安悅疎遠之臣多恐懼安悅則有懷必盡恐懼則所懷未必盡也主綜核嚴急諫官必攻大臣圖得其處主溫仁寬厚諫官敢言

人主之過以彰其直實陰爲權臣地以託其身此情之淺者不可不察也凡逆耳者多忠順旨者多私人臣非忠愛不肯逆君非有所希冀于君亦不肯爲佞也新進之言可聽者少老成之言可聽者多新進喜紛更而好搏擊老成義理深而更事熟也無稽之言易於罔上有徵之言難于誣善故無稽者聖主所擯有徵者君子所貧也昌言于庭使人共聞者公也而造膝之言亦有甚公王旦薦準而準不知是也陰有奏請不使人知者私也而顯言於朝亦有甚私李林甫仗馬之說使衆聞之是也在朝之臣知無不言者公也而慷慨論事亦有不公黨於權戚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其人也職事之內有懷不盡者私也而職所不在懇懇敷陳者亦私宗社之慮出于變臣之口者其事也忠

在朝廷者更張搖動所係甚大非原始要終莫能保其必行患在邊圉者宜擇人而任之俾遡往以圖方略若但論列指畫于朝端不見有益也人臣致主之言合于天道則天道爲之助合于羣情則羣情爲之助患其說不義不患其無助也患其志不堅不患其不遂也以溫柔敦厚爲上慷慨激烈次之博辯廣引又次之至於攖鱗折檻而其爲術窮矣高宗得傅說置諸左右其任不止於諫官命以朝夕納誨猶之乎諫職也古者卽以大臣司補衮之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又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非直命小臣也禹皐亦在其中矣當時所謂昌言者而大臣爲民謀鮮食粒食也所謂無面從者左右斯民以成其德宣力四方以致其養明章服以肅吏治聽治忽以達幽隱蓋海內之事

無一不待臣言朝廷之上無人不責以言事也且諫之爲道貴于見聽不貴相逆使天下蒙其利不使天下高其名直臣愚忠而激怒不若優人巧笑而巽入也諫官攜手而俱去不若微言而回天也左師觸龍在趙潁考叔在鄭未必積誠于平日而能割母后所溺愛返大隧于永誓足稱君子之用心矣禮不顯諫信有之矣然諫章之詞雖不必聞于人而所言之效則天下可共見不可以造膝之名掩塞默之實凡所云弊端未去宵佞猶在皆諫官塞默之明徵也天下詎可欺歟諫有其時有其職非所言而言猶非所默而默也陽城既爲諫議長久無聞朝士爲論議之亦不屬意至於賢相之貶率同官伏閤力爭欲相姦臣誓以裂壞白麻痛哭于庭此擇其大者言之小者不必言也呂

祖儉曰朝行闇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鄒問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蓋職所在言之職所不在不必言也二公之義皆可法也自古無道之君或以佞臣監謗或自聖而羣起和之或設不急之令以淡入人罪或强詞辯詰以奪正理或勉强受諫終不能平必欲淡折直士之氣以儆將來至于殺諫臣而惡盈矣哀世所不恆有也有則必亾蓋諫臣之死忿怒于主心者少媒蘖于奸臣者多搏獸之犬狐不愛焉其主豈不愛之所以必欲殺之者必非心知其善而棄之也必淡有惡于中亟欲去之也何也其媒蘖者淡也天子之尊不能保其所愛使人以所惡殺之尚何以自立乎是以亾必促也夫以人君之尊一旦聞諫臣之言悚然甚懼皤然改過亦云甚難光武雖得諸

鮑永猶失諸馮衍要使其過不留滯於胸中則直言易入故爲君者常知理無不在則聽納之際不施以慢易而覽省詳矣好實德而遠虛譽則居心必誠取人必以實行聽言亦必求實效矣常思己之喜怒不以類事之得失不可追則省覽之際警悟必深莊言上達巧佞自退不煩屏逐斥遣而左右臣鄰莫非忠信之士矣其以諫爲職者亦當議本先王言合大道出入經史有關社稷然後有益于君父無忝於官常若義理無源探索易盡義理未精執持不堅略舉淺末之指行以固陋之說近小之患雖能言之其實無益於國至于遠大之患非蔽於不知則沮於自匿所以有築室道謀之譏不學牆面之恥也凡進言人主之前列款啟陳不如因事駁正列款者多以報聞見罷託諸空

言駁正者猶以就事論事施行有日也漢人就事論事宋人列款言事故漢之章奏甚少多見施行宋之章奏猥多率歸廢閣也爲人主者大事不敢自專又不聞衆論之當否而常至于不決不決必廢弛廢弛既久亦敗壞矣小事可以自專常不樂盡下矜其獨斷或至失策失策既多積小而成大亦敗壞矣一事有一事之成法朝廷之上大抵依成法以決事雖有臨事之采訪皆以故府爲規模而非此事之肯綮一官有一官之職守朝士雖衆分曹而理不過數人不在其職則曰非所宜言雖有滿朝之聰明實則數人之智慮何以博觀而弗遺且人臣立朝順從而益君者少拂逆有益者多拂逆而損君者少順從有損者多然而君固喜其順從不喜其拂逆也是以文侯懸琴以爲符

不補旒以爲戒稱美書傳也且人臣進言有爲畫一之說者有爲嘗試之說者畫一之說不可轉移者是也嘗試之言可上可下可左可右顧主意然否東西易位以售其私向則道之違則避之其道之也煩言累詞紛而不可擇不擇則聽眩眩則售矣其避之也移此儷彼似而不可怒不怒則色霽霽亦售矣是以小人無必不可聽之言君子有必不能行之說也然欲開言路必禁賄請賄請苟通則諫官彈劾適爲司黜陟者淵敺魚耳甚且相與爲項背諫官發其端司黜陟者居其間各得所欲而罷矣其或英明之主用意過密入人之罪或謂無私出人之罪必疑受賕于是下人窺其微有言責者皆迎其喜怒于內而矜其風采于外名爲弼違補闕實則從欲順旨矣古之賢王道人以

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斥逐焉後世又不然不使以言獲罪而假諸他事以致其罪此人主之過也上古之臣以諫爭盡職事中古之臣以諫爭邀名譽晚近之臣以諫爭得禍患趨而愈下諫爭之名即逢迎之路也此人臣之罪也李泌請罷拾遺補闕蓋有激乎言之也夫給事御史人主所選擇也然其人有限也在朝之臣工天下之毗庶有心有口皆足慮事上聞此其人無限也虞廷所云納言者天下之人皆可言而一人領之非天下之人皆不當言而數人言之也以臺諫所言正朝廷之得失以四方所言察天下之利病當無遺意矣君相議政之際諫官得以與聞得以駁奏或有闕失先事正之天下但覩朝政得宜不謂諫官失職則臣主俱美矣若夫已行

之詔令已命之除授從而論列是非天下共歎諫官之激訐議人主之多過則上下皆譏焉逸詩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夫與賢者議國是不取必兼才明事機者可與共議綜世變者可與共議心存敬畏者可與共議長于治事者可與共議人主虛聽則此衆多之才皆可兼濟拒而不錄疑而不信適違其所長適窒其所短則此衆多之才皆歸無用不亦惜乎要以立說之際後事易於前事雖不用其言而天下之勢日以益泰此人臣所願也若後事難于前事雖暫用其言而天下之勢必有大不可爲者在其後此人臣所不願也所不願而具官焉未必大有益於國也夫羣下論議無所不有循理與從欲其數適相半也循理之言按朝廷舊章達小民幽隱徇欲之言

反綱紀開僥倖雖不盡然大率多猶此類爲人君者未審將來之利害先觀有定之理欲理之所在常與利俱欲之所在常與害鄰從此之半勿從彼之半則所行皆善政矣循理窒欲不明徒欲慱采衆論虛衷盡下者以羣言猥多益生遑惑專己自是者常持所見與羣臣爭是非相爭之頃小人徼用機權人主靡然從之名曰盡下實則專主一說所以盈庭紛爭終出厲民也

功載篇第十八

賞功者國之鉅典也人君操大利以賜天下行于當時即爲福遺于後世即爲道功臣夷大難以奠民生不獨勳在王府蓋亦恩及四方故有功必賞所以思往事也以賞酬功所以勉來事也思往事則益圖來事之勸勉來事則能

成往事之終此人君與世臣相須爲治之心也故待功臣有二義其初不可濫其後不可刻天下既定人君居深宮之尊有怠安之執所以功次先後錫予輕重若多不慊濫恩則不貴靳施則多遺況生平恩怨豈無在人耳目者下吏迎合意旨隆所愛而抑所憎則雍齒不俟小輩先遷其如之何豁達如高帝猶須數年而後定其位次明察如光武得馮勤論次而後諸將始服所以難也高祖之約非屬籍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法者天下共誅之唐太宗著令族屬至親不得緣私與功臣競後先晉襄公行賞死事之孤爲上舉賢次之戰勝又次之其義皆可法也若襄王賞晉侯較平王加隆矣平王無二路二服𢌿弓矢不至千無虎賁三百也以此知備物之典歷世有加至於無物可加

而九錫作焉又致人不知感得之者轉生疑貳而抵鐵券於地皆積輕之勢所必然也故曰其始不可濫也漢封功臣百餘至于太初末及百年僅存者五皆以子孫犯罪至於奪爵明初藍胡之獄誅勦萬數書勳之臣得尋帶礪之盟申丹書之信者有如晨星靖難之後子孫猶存又以懼禍之故不敢言襲替事是以孝陵元功延世絕少脫無靖難嗣封踵起其後一代朝儀居西班而稱世爵者閴其無人矣夫禍亂既平人情安肆苟人主不推以赤心略其微過昔時抱薪爇火即此日拔劍擊柱也昔時跳坡注壕郎此際沙中偶語也帷幄能謀者以多智見疑臨敵敢戰者以雄武生猜位高爵重既以滿而招損代謝乘權更以涼而逼煥子孫有過譴及父祖蒼頭不謹罪坐主伯求饑寒

而收恤之未必有貫珠之善諫妄男子行卜於世誰白其
爲將相相殘也不幸爲獄吏所困親故怖匿更無膠致刺
劉以死爭承者朝士雖衆誰爲舉旛伏闕議及帷蓋奏當
旣成誅決恐後雖有金版出地告龍逢之寃亦無及矣此
霍氏之禍所以萌于驂乘王導之忠猶云心思外濟也遂
能浮遊五湖追隨赤松者不亦希乎故曰其後不可刻也
漢張良之封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
外吾不如子房此出人主之意非丞相御史所可發端也
爾時戰陣之功平陽爲最然所食萬六千戶耳高帝自擇
齊三萬戶以與子房過于平陽矣子房辭之而受留高帝
之封子房之辭皆足爲世法也任昉爲梁武詔曰康俗成
務義在庇民或運籌帷幄經啟王業或攻城略野殉義忘

生或腹心爪牙折衝禦侮或忠勤懋德夷險一致並宜建國開宇藩屏王室然而梁氏世爵亦復湮滅無聞豈非國祚不延經制未備也哉故爲人主者景風之典旣當隆于前而世宥之恩亦不當替於後如有辟嗣罪止其身不宜奪其世爵又不可聽有司多方磨勘使貧者無力克紹由此降爲皂隸也昔漢臣失封者宣帝愍而錄之有司淹久不復或復以子孫之絕使盛德泯棄遼東布章所以有杜業之疏也厥後紹僅三家餘無及焉明世宗悼念元勳下詔推恩而續封者五姓而已固知世爵一襲紹復最難何如使箴尹續子文之祀韓厥反趙氏之田不絕於其始也哉夫人主待功臣固宜無所不厚獨不可授以職任耳史稱光武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

必先徧賜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不然天下未定既以盜賊爲憂天下既定又以功臣爲防視天下之大無人可託腹心者將與何人共定太平也賞功之典難於允當而中葉以後此事尤難二雅所載方叔召虎皆中葉功臣聖人獨舉以垂訓蓋深知其難也中葉之時人主行陣未親大臣意見多歧中制沮抑實繁幕府誇張太甚有此四弊故書勳最難古者推轂之將人主所不御也後世功在邊境猶必借助中人段熲谷盡山空延譽之力也盧植檻車俄至銷骨之毀也人主行陣未親之故也邊將捐軀于外宰輔持衡于內有趣賞奇功者即有慮生啟戎者或曰軍賞不踰時或曰懲前毖後忠望之之對要功萬里之外劉向之訟久

控刀筆之前大臣意見之殊也大將破敵不能不有鹵獲近習求索不得則起險膚之訟或微言巧詆或露章排妬吏士未歸蚤已移書詰責昔人有云破敵誠爲大慶臣身更受咎累此中朝沮抑之故也揚威萬里之外往往虛張羽檄妄指渠魁罪人斯得久則猶存隻輪未返捷書飛奏鑿空無人之境沈碑絕跡之川取笑遠人流僞史刪者不一而足此幕府誇張之習也又其甚者功賞未行罪戾已及屈捐命之烈腸爲敵國報仇俾遺寇酌酒相賀戎士切齒腐心其爲絕痛可勝道歟且立功既難居功尤難李泌對德宗之言千古勳臣所共聞而泣下也周公教成王治洛首以紀功爲言非無意也殷人先罰後賞故制官刑以儆有位迨至末流必有酷烈之禍周以忠厚立國反其所

爲紀功之令先於設辟所以變殷法也且開國之初不爲刑書以肅官常但求有功之臣而褒賞之亦可使良士知勸民德歸厚不煩戒敕而狴犴可空獄吏可省矣於斯時也虎賁既脫劒世臣就藩服所云功宗乃文臣之襄治者也後世武臣有世爵而恩斬於文臣非其義也既已列名元祀配食大蒸則從享之恩亦非畸屬佐命後世惟以佐命爲元功鮮及後起亦非義也故知洛誥所載乃記功之之要典是以周公詳之也

吏治篇第十九

董子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然其原則有由矣人主好勤政事且重親民之官受職出牧咸得覲見勞問考才器長短

稽在職勤惰嚴助久不聞問爲詔以趣之壽王不稱在前
賜書以詰之兼以禁綱疎闊吏議公平懷才抱藝無不直
行厥志謹身廉平以自致所長此時天下良吏雜然並出
矣若百姓任罷日苦官常寵賂滋章欺謾便巧爲上考鷙
猛殘賊爲強健先期賦入爲稱職操金暮行爲補過安靜
之吏見爲風采不揚經術之士目以迂闊無用於此時求
良吏是猶閉其津途屬望輻輳也故欲求吏治必以朝廷
爲本然四海之大郡守縣令之多既已遠于闕庭而欲微
察淸濁則大吏最爲樞要焉昔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民仲
山甫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卽其任也大吏好仁下皆爲仁
以悅之好廉下皆飾廉以奉之好禮好義下皆守禮慕義
勸不以爵賞懲不以威怒此方良吏必多矣大吏好利下

必貪好名下必僞好刻必相殘好察必相搆言敝於矯僞行衰于鮮終此方良吏必少矣良吏既少倡導無術更以舉劾行私臧否盡易勸懲俱爽以此澄清吏課猶卻行求前也故欲求吏治又以大吏爲本治民之人所操者法度也所扶者公理也大法無取小惠公理無取私恩君子之類爲善之行法之所尊義之所重也小人之類爲惡之行法之所誅義之所賤也君子小人消長之分爲善爲惡向背之幾盡其力以防於微悉其心以養于穉不以爲民事以爲身事不以爲身事以爲君事不以爲君事以爲天事自視其身與天合德則能爲天之事矣則能存天之心矣使民氣安靜不待鐘鼓筦絃而樂民風醇厚不必玉服之嚴而親民德端莊不必宗廟之中而生敬官署之側而生

敬官署之側而生畏非但塞其竇穴扶其傾陊小事悅人

大綱則害人也故治民而民悅者後世之良有司也治民

而民忘者上古之良有司也凡長吏到官之後能使公庭

之上多事變爲少事有事變爲無事其爲良吏爲淸吏不

待言矣康誥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

康乂欲去惡足矣何必如疾痛在身欲遷善足矣何必如

父母保赤蓋以吾精神流通其閒然後民閒爲之鼓舞爲

之戒懼爾民之于上理所不可望其屈法不可得也可以

循理而偏違焉民始不服矣力所不及不能庇焉不敢怨

也力所可及而偏靳之民始怨矣昔召伯聽訟甘棠子產

傳謗鄉校豈好爲盡下之名亦云可以盡已之處無不克

盡焉爾夫民猶體也君猶心也民有願欲無不問諸君猶

體有所須心必營之君有失德沴氣必及于民猶心有於
邑顛頷必著于體也良吏與民同苦樂者也貪吏與民殊
苦樂者也良吏安則百姓安矣教化者朝廷之矩矱廉恥
者士人之藩籬風俗者治亂之符節三者相須爲盛衰然
其機要不在人主而在有司也風俗之壞不過數端尙奢
侈則俗壞好詐僞則俗壞多游民則俗壞多浮士則俗壞
篾倫常則俗壞亂是非則俗壞不堪上之徵求則俗壞數
者非一日之積也識其端而預杜之則在有司矣其次貴
賤之等淑慝之辨不可不明也夫貴賤有定位者也淑慝
有定行者也爲有司者淑慝之辨不明因而貴賤之別不
重所謂淑慝者由乎愛憎所以愛憎者由乎勢利淑慝亂
矣旌別悖矣彼昏不知猶復機心待物盛氣決事機以濟

罣氣以翼猛幾何其不大謬也其民間親戚故舊之訟最不可苟且聽之此風化所由成也孔子爲司寇父子之訟不取速決久繫以動其良心韓延壽爲潁川召郡中長老人人接以禮意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道其爲馮翊痛自刻責以化兄弟之訟田者陸九淵人倫之訟剖決既明使自焚爰書以厚其俗皆以勵民之天性而不專恃號令刑辟之效也蓋民無不畏法者法之將壞紕繆居多如繩之將絕不能縛物也有司更加以苟且是引將絕之繩縛難繫之物徒者放逸莫追所繫縛者跛躃而已法所以益壞也則莫若就其近乎天性者正之所謂天性者無過親戚相愛故舊相卹令舉相愛相卹之人而至相訟是以不可苟且聽也禹立三年百姓皆以仁遂焉豈必盡仁

上好之則爭先爲之所以悅上也而俗從此美矣夫見諸
習俗爲美惡者卽藏諸心爲理欲者也在人者此理欲也
在己者亦此理欲也美惡之別以理欲辨之則精以在己
理欲辨之尤精心乎愛民可使情欲之私莫不以理行之
心不愛民則循理之初幾猶且流漫爲欲况其動於欲者
乎宜其胷中有不可攻治之病而淑慝無主淑慝亂于上
習俗壞于下矣夫民易治而難測者也耳目不拒號令形
骸不拒鞭笞心術之微偏能藏奸藪慝不可洗滌聖王畏
其然故齊之以法必使知戒道之以恩必使知慕其用法
也痛懲焉以祛前非蹔舍焉以觀改過不痛懲則迷誤不
覺不寬假則善機不遂若一切嚴酷至於法不勝奸威則
有之不能使知戒也其用恩也良醫之門不拒病人檃括

之側不拒枉木不以我之全拒天下之偏然後天下之偏無不受全于我非爲恩也要使知慕而已矣是以必動其天性蓋天下之理形聲皆有方惟氣則無閒有方者尺寸不可踰越無閒者幽顯皆可貫通故承事鬼神皆用氣相感而無取形聲天性也者存乎法令之前而行乎法令之中與人相入猶氣之感神也若夫用法之際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足矣不在嚴酷也酷吏之名前此所未有始於西漢之初蓋承秦人餘烈亦由其時任俠之風太熾匹夫睚眦擅若王侯雖天子亦惡之故爲吏者録其不軌之行舉族論死不爲寒心蓋以除人主所忌遂致激越過中虎冠屠伯又其因而已甚者也今車書以內莫不畏罪遠法無任俠奸人無豪宗巨憝彼嗜奸必取之風安所施用乎且

渫刻之姿名具偏至之性事情未治苛忍必用是以鮮能持平故史家之論皆云暴戾恣睢卒以凶終謂其所治者小所亂者大也董子曰君國之務莫大于崇本本崇則君化若神不崇則無以兼人蓋本源未清則議寬議猛不旋踵而害生不鍾於邪反踵於正苟能崇本一夫得情于室鳴絃何慘毒之足用哉故曰風俗之事不在人主在有司也人不安所利而安所習習實爲常雖利所不在亦安而樂之利之所在亦畏而避之聖賢立政度其所安予以所利人苦愚樸作器用以適其情人苦澌詐制禮以返其初意在與之相習故也若驟奪所習授以所利如奪小兒乳哺授以餐飯餐飯者終身之利也乳哺者襁褓所習也需以歲時習見餐飯之美不覺免乳之苦若一旦奪之猶且

不堪兒奪其乳而所授者乃堇荼乎詩曰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言岐山之峻而有坦途可遵猶人君之尊而以便民爲法故子孫永保其基也古之人不敢輕言變法必有明哲之德於精粗之理無所不昭不獨精者爲之地卽粗者亦爲之地有和悅之氣於異同之見無所不容不獨同者樂其然卽異者亦樂其然然後可奪其久安之法授以更新之制而民不驚顧不讙譁也若計之未審人不能行出之不遜人不樂從概以掠治齊之民有至死而不服耳貪暴之吏往往借不可慮始之說恣其鷙猛不思利害之幾雖難悉義利之辨則明甚所云不可慮始者行義而不可使知也非放利而人不我從也子產取衣冠而褚之使侈肆者不敢服其服取田疇而伍之使兼幷者不

能侵其疆此豈放利而强使之乃禁其非禮以從義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故爲不測以牛羊用人如管商所云也言反覆開喻猶恐不能盡曉姑使率循號令從吾所爲以免狂奔之失蓋憫其無知非幸其不知也僅可使由故教化宜亟在我者不可不盡不可使知故不忍忿疾於頑求備於小過也若故爲不測之令掩取無知之民俾操下如束濕豈聖人指哉

選舉篇第二十

貢舉之法所以官人官人者所以治人也楊綰曰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故能律己從政化人正俗若此者斯致治之人也三代興賢尚矣漢初賢良之目猶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亾何

守令非人故所舉皆謬而其法壞魏文帝易以九品行之既久至于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而法又壞夫賢良取士何以善謂其所以取人者即所以治人者也九品中正去古已遠然以本州先達爲中正猶有古者鄉先生共論賢能之意然終不如科舉之法歷載尤多者以其所試之書莫非先王之道所試之言莫非明道之言道者治人之本從事於其本故其法最可久也夫古樂感人心移風俗故三代以上學士童而習之國家即以此取之周禮大司樂是也後世制科之文用以取士故感人亦深其移風俗亦易程試之官當以先王中和之理爲論文之規矩繩墨使從事於此者莫不竦動天性之良翱翔禮義之囿薰陶芳澤消釋鄙吝其人固可嘉其事亦可重也今也不然或

取流漫之辭或取纖曲之慧或取謏聞之辯又有都不論此但如樊儵所言率取少年能報恩者宿素儒宗有意不錄尤可歎也夫貢舉之人欲其明經義也經義果明伊周之業不遠而致不明經義雖有桑孔之籌筴郅都甯成之威猛適足亂天下况區區決斷徵斂之末才乎夫勇力橫擊之士感蔭蔽之恩而欲顯報其主今以道義之名致之而不獲其用者所用非所求也取士之法有初基之制有承平之制一代之初徵聘選舉不可偏廢徵聘者所以羅高節之士選舉者所以達有用之才也有徵聘而無選舉無以塞私門之竇有選舉而無徵聘無以致淡沉之養充庶位者不可不任羣賢則選舉爲急當大任者不可不求大賢則徵聘爲重明太祖徵宋濂於金華聘劉基於處州

下姑孰而得陶安入金陵而禮陳遇皆不在選舉之列者也燕昭王尊郭隗以招賢秦昭王納范雎於說客唐太宗以條事識馬周宋太祖以上書知齊賢亦不在徵聘之列者也總之不得其人雖樊英許靖有高名而無用既得其人雖飯牛叩角不嫌自呈此初基取士之法也承平既久商山之老不復慭遺谿介之賢悉皆召致年少氣銳而嚮用者章交公車挾貲懷璧而買官者私門成市非限以科舉則雜而多端矣此承平取士之法也漢時賢良對策之言天子大臣或採取而行之故名言讜論往往出其中魏相稱引韓義之忠霍光用延壽爲諫議此以對策之言用之非別有薦舉也光武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人樊顯稱漁陽太守張堪之賢帝歎息

良久方欲徵堪會其病卒下詔褒揚此人主親覽對策之文而施行者也武帝曰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此人主不泄對策之文使人得極言無諱者也後世策士者以文求對策者以文應連篇累牘要皆無用但聞有犯忌諱而罷斥者矣未有因敷陳而施行者也是以其簡悉可焚也夫對策之人皆四方有識之士所言即四方弊政與民情也不於此寄耳目則所云闢四門者更於何求且居官之人彼此更相左右互為耳目必有不敢盡言不欲盡言者雖章交公車要皆道諛與搏擊道諛則為黃霸之虛偽搏擊則為息夫躬之詆訐雖連章累牘又多不情其簡亦可焚也夫草野之賢如梅福張齊賢以布衣上書者鮮矣其間至者又皆有故而言有因而至有中人之助而後發若不求

人乎昔房植周福之門互相謗訕劉班殷鐵之客不通往來四賢一不肯之詩作遂有朝堂之牓一夔一契之頌興幾致斲棺之禍此豈賢人君子自致不測之罪哉皆賓客之爲害也具卓識者不近亂門勵高節者不入私幕惟淺衷弱植之流然後見利而趨聞聲而附故義無私交所以杜朋黨之門必也大位之老不在謝絕私謁但能不以薰灼致人而以淡泊親人則奔競之徒自不至于其門一命之士以遠大自期者亦當慎擇交遊各以職事相勸道義相稽自此以外則出乎公門入乎私門出於私門入於公家自無朋黨之累矣書曰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朝無朋比皆由君德之正此尤探本之言也

辨姦篇第二十二

易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司馬道子之謂也又曰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爾朱榮之謂也是其為惡有形故禦之有方終于不保其身天下亦不受其大害若夫為惡之迹甚隱人主入其術不悟害在天下或數十年之遠甚有及宗社者雖檮杌之史有所未紀雖八姦五蠹之說猶未周知然而得成其惡者由辨之不蚤辨也小人之為大慾有侵奪主權者有朘削民生者侵奪主權者市恩於民以厚其勢至其極也攘臂而竊天位於已齊之田氏漢之王氏也朘削民生者固寵於上以盈其欲至其極也拱手而授天位於人吳之宰嚭宋之蔡京也其事不同其於亂亾一也內結宮闈外結同列蠱惑君心以聲色財貨此佞臣之竊國柄者也內箝制中宮外箝制人主與大獄以誅鋤異己

此權臣之竊國命者也權臣之始必以佞悅爲媒徑佞臣之終不以權埶爲窟穴不已方其爲佞臣也多方邀寵以市君權權有所歸則與君爭權以固其寵其邀寵也默與君合所善者進所惡者逐以君爲悅君亦樂其悅也然而進退大權竊之去矣迨其爭權也則顯與君違使附已驟升而守正不調明示天下以進退之權不由君而由已權移于下君雖欲裁其寵不可得矣此從來奸臣篡竊之術也怨仇必報美官必爭金錢必貪其所譽者未必不爲排擠計也其所毀者未必不爲援引計也其譖人也不必多言一語中微即浸入而不可解或摘此人之短正以中傷彼人所攻而去者一人所撼而去者數人人主無由知也以平日相毀蓄憾乃微示寬容旁假意旨使相招附其人

苟立節不固畏威慕勢轉而相從蓋相毀不可殺也得其相從之迹而殺之是爲殺其私昵以此自白人主無由知也其引人也旁引曲說使人主入其彀中而以己意用之不必植私之迹而有樹恩之實人主亦無由知也其竊權也不問位之高下視權之所在則趨而據之他人雖位處其上而權不在焉拱手而奉其意指迨其權之稍去則又因事改制以分他人之權人主亦無由察焉四海九州之奉君所自有也人臣賄賂丐奪取非其有者也彼小人者傾內府之藏以賞賜後宮傾外府之藏以資給衛士然後後宮衛士合爲一詞譽之而賄賂丐奪歸焉以君所有之富貿取非其有之富人主不悟猶謂之忠其交相悅懌者誰之貨財人主之財也其互相貴顯者誰之官爵人主之

官也人主不悟猶爲去其所惡從其所好不亦謬乎其未得志也奉行正人意旨倍疾於他人其旣得志也排擊詆訶不遺餘力加以參夷轉徙猶若未盡不惟不畏人言且欲人之有言然後可以誅殺屏斥之威明示天下後此無敢擿發者矣欲沮君子之進無可爲計而興大師於境外以爲時方用兵則不暇召用山林之士也欲報宿昔之怨無可羅織則動搖乎宮闈以爲事連宮闈則疑似之人皆可周內也多設大獄亦恐人心不服以一獄羅織多人則迹少而實多用多奸爲羽翼亦恐事幾多變用一柔從之人處乎要地以除異己勝用無限爪牙矣其用兵也喪師辱國天下大困原其初止於沮一君子之用而已其置獄也自小覆大由疏間親原其初止於快一人之憾而已禁

絕野史更改實錄以愚後人耳目立久任之說斥仗馬之鳴以恐喝朝上不獨善傾君子又使君子相傾蓋以小人擊君子則天下不服使君子相與搏擊則操棄置者得以職事不舉之名黜之且是非之迹彼此各受其半天下後世皆在疑誤中矣欲除其所忌先使言路攻所善則施於所惡不勞餘力矣欲塞言路先建白使僉議知夫中才之人畏威慕勢不能自固臨以盛氣必且順從因以號于人曰此從僉議而來者也有時引君子共事非相欽慕也知其事之必敗故以君子爲己受過也或以解免前此所譏誚也有時附和權勢以希大位既得大位卽微爲異同以求屏黜非能遠權勢也知其望淺不可久據危地但爵秩既崇而事畢矣可以退矣所以不敢大爲矯拂不敢別立

門戶小小離岐以自爲地而已其情亦可覩也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言某公之爲也有不合羣望者其黨則曰不用某公之言也每舉一事知物議所不可競出巧詐以先爲之地雖有指擿無能出乎揣摩之外而彌縫已周矣無事之時取一信以爲驗故投其隙以來言者之口人主受其先入反以爲讒譖爲忮懻與小人相視而笑矣以繼述祖考爲名其實則附會姦邪復崇重其所附使人不敢議其非而彼所欲爲卽在人不敢非議中矣嗟乎爲小人者若此疾惡善人不戕害百姓正士雖去亦何所吝所可恨者意在行私故爲峻法使民生無樂國埶日頹故備載情形貽厥後世庶幾以相戒也

繹志卷七終